

論表象作為哲學唯一之觀法

序言

這本論文《論表象作為哲學唯一之觀法》，我們主要是提出「哲學」的理性思維，乃根源於對「表象」的種種看法。「表象」是作為「哲學」的理性思維唯一之觀法。也就是說，當我們將現象世界視為「表象」(representation)時，已是運用「哲學」的理性思維了。換言之，當我們在面對作為「表象」的現象世界時，即已顯示我們的心意並不全然接受現象世界乃如其所如之真實。我們以為在這「表象」之外，有一更「真實」之物，也就是哲學家們心目中的「真理」。

「哲學」的理性思維，乃是建立在對「真」與「假」二分的判別上。以「真、假」二分的判別，來看待我們所處的現象世界(現實世界)時，「表象」所擔當的工作即在於解釋現象世界的「虛假」性。無論這「虛假」的意義後來在哲學史上如何形變，「表象」的地位始終不如「本質」之真實。這本論文也就是為了證明，「表象」乃是「哲學」理性思維解釋現象世界唯一的方法。如果沒有「表象」的功能與意義，哲學「真、假」二分的思維是無法在現實世界中被證成。

在這本論文當中，我們所用的「表象」一詞，乃是指「本質-表象」這一組範疇中的「表象」。「表象」在這本論文中的意義是：以「本質-表象」這一組範疇解釋「存有論」或「世界圖像」時，「表象」所擔當的功能與地位。換言之，在現有的概念中，是有許多各式各樣的「表象」，然而，並不是所有的「表象」都可以用以解釋「存有論」或「世界圖像」。這本論文當中所探求的「表象」，乃是哲學家們以某種「表象」來解釋「存有論」或「世界圖像」。我們所研究的乃是解釋存有論或世界圖像的「表象」。因此，一些表象(例如：情感表象、藝術表象……等等)雖也被稱之為「表象」，但這些表象並非是為解釋存有論或世界圖像的表象，在這本論文中，我們暫且先不討論這一類的表象。

在哲學史上，「表象」的概念並非是一蹴可幾的。在這本論文中，我們首先指出在「哲學」之前的「古希臘」時期，其宗教性的思維觀，實已埋藏「表象」的前身——「擬象」的問題。因此，我們在第一章導論中，即來探究古希臘對「擬象」的看法。「擬象」在此尚未具存有論之意義，僅只作為一種單純的現象。古希臘藉「擬象」的作用，以此警惕人應懂得「明智」。

巴門尼德斯提出「理智之思」時，「哲學」的理性思維始正式確立：「是即是，不是即不是」。巴門尼德斯將「存有」(真理)與「現實世界」截然二分，因此，在這一世界圖像中，並無「擬象」或「表象」的問題。然而，在巴門尼德斯之後的哲學家，為使「現實世界」與「存有」(真理)有所聯繫，便以「表象」的方式，解釋「現實世界」之虛假。此後「表象」的模態，乃是隨著哲學史對「真理」看法的不同，而有所轉變。在這

本論文中，我們依據哲學史對「真理」不同的看法，歸納出「表象」的四種模態。也就是說，「本質-表象」這一組範疇，至少有四種模態來解釋存有論。我們歸納如下：

第一，世界（感性界）作為一虛假性之表象。關於這部份，我們乃是針對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對真理的看法，進而探究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如何以「表象」解釋現實世界之虛假性。這是我們在第二章中，所要討論的課題。

第二，表象與世界真實性之關係。這一部分，乃是我們論文第三章所要討論的課題。我們主要探究笛卡爾與康德如何使主體具有主動建構「表象」之可能，以確立主體性哲學。

第三，表象之虛假性作為世界存有。在這一部分中，我們乃是藉由馬克斯對現實世界作為虛假性之「表象」的批評，以此來討論主體主動形構一虛假之表象的可能性。這是我們在論文的第四章中所要討論的。

第四，虛構表象（擬象）之真實性。在最後一章中，我們主要是藉著尼采的「虛構表象」（擬象）之方法，以此揭示一切事實之真相。「擬象」在這裡是指，人主動刻意虛構的表象，故此表象為一虛假之表象。然而，這虛假的表象（擬象），卻是為我們揭示種種價值之真相的方法。就「擬象」作為一種方法而言，「擬象」對人類而言是具真實的意義。

以上，就是我們在這本論文中，所要說明「表象」的四種模態。由「表象」的四種模態中，我們可以發現「表象」具有三種功能：

第一，「模擬性」之功能。這乃是根源於古希臘「擬象」的模式。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即是將「表象」視為「模擬」一原物所呈現之「表象」。在這裡，「表象」因是模仿而成之象，故為虛假之表象。

第二，體現主體「建構性」之功能。這是在主客體二分的情況中，為顯示主體之「主動性」，表象所表示的意義。換言之，「表象」在這裡是指，主體所建構而成對「我」而言的「表象」。「表象」是相對於「我」而言，是「我」所建構的表象。在這裡又可區分為兩個立場。第一，主體所建構的「表象」是具真實、客觀實在性；第二，主體所建構的「表象」是虛假的，而人就活在人所建構的虛假表象之中。前者是笛卡爾與康德的立場；而後者，則是馬克思所為我們揭示的虛假性。

第三，「實驗性」之功能。在這裡是指，「表象」作為一種實驗性之方法。主體以虛構表象的方式，揭示種種價值體系之真相。「虛構表象」就其本身而言，是一「擬象」，不具存有論之意義。它僅只作為一種「方法」，促使人明白真相。尼采所提出的「自由精靈」，即是指這種「實驗性」之「擬象」。

表象的四種模態，乃是根源於哲學對「真理」的四種看法。而表象的三種功能，則是哲學家為解釋「虛假性」與「被動性」，所使用的方法。我們在每一章節中，皆指出每一位哲學家的「真理」觀為何。另外，我們也同時指出每一位哲學家如何解釋「虛假」與「被動」等問題。在這當中，我們會發現，「哲學」的理性思維必須以「表象」作為唯一的觀法。於此，才有可能成就其每一位哲學家之真理觀。表象作為哲學唯一的觀法，並非是偶然的。也就是說，表象是構成哲學理性思維可能的原因。